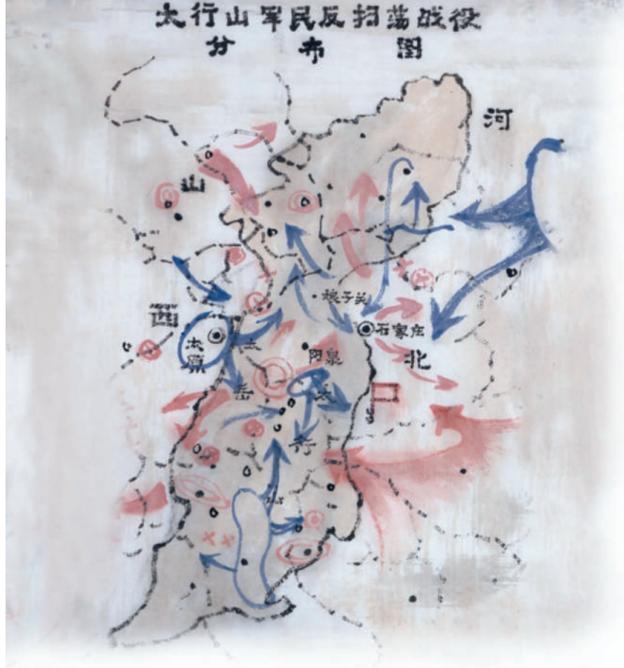




地图

■ 关 淼



山河印记

■ 孙佳欣

太行肃立，千仞绝壁如铁，万壑松涛如诉。多少年来，一个名字在这里回响——左权。巍巍太行，记住了他在油灯下的沉思，在地图上的谋略；记住了他运筹帷幄的从容，战斗至生命最后一刻的英勇壮烈。

左权牺牲后，朱德挽诗字字泣血：“名将以身殉国家，愿拼热血卫吾华。太行浩气传千古，留得清漳

吐血花。”
太行浩气长存，清漳长流不歇。英雄的魂魄融入壮美河山。不只是太行山，祖国大地不知印刻着多少英雄用血肉写就的史诗。青山屹立，江流奔涌……读者朋友们，你们是否在不经意间感受到历史的回响，聆听到英雄的低语？
山河永志，人间长念。

本版插图：赵建华、余世杰
图片制作：陈新阳

长征

第 6503 期



守山人

■ 尹小华

精短小说

生活，远比小说神奇

铁柱出生在一个偏僻的村庄。一日，枪炮声响起，铁柱上课的教室被炸塌。抗日游击队赶到，将学生从废墟里救了出来。铁柱跑回家，却发现家中火光冲天，父母倒在血泊中，没了气息。他大吼一声，要找鬼子拼命，却被人拦住：“别白白送死！”

这人是游击队队长金寿。那年铁柱13岁，随后他加入了游击队。

第一次战斗，铁柱见一个鬼子朝自己扑来，他本能扣动扳机，鬼子应声倒地。想到被鬼子杀害的父母，他眼睛都杀红了，又击倒几个鬼子。

后来，鬼子对游击队的“围剿”力度不断加大。一次，游击队主力被鬼子追击。在一条峭壁旁的山路上，队员们的子弹已经打光，形势万分危急。队长说：“大家撤退，我掩护！”说完，他拔出刺刀，要跟鬼子血拼。

铁柱见状，也拔出刺刀。队长推了铁柱一把：“你还小！”说完，他匆忙将自己不离身的平安扣摘下来，塞进铁柱怀里。“这是我娘给我的，如果我回不来，替我保管好！”

铁柱并没有走，他悄悄藏在山坡

上，握紧手中的刺刀。很快，队长的刺刀见了血。他杀死两个鬼子，自己也多处受伤，汩汩鲜血染红了他的衣襟。他依然站着，紧握着手中的刺刀……鬼子仍在向他靠拢。铁柱大吼一声冲了出去，挥刀捅向鬼子。鬼子没料到还有一个，叽里呱啦怪叫着，朝铁柱扑来。队长将铁柱护在身后迎击敌人，身上又多了几处伤口……眼看已没有退路，他们对视一眼，毅然跳下一侧悬崖。

铁柱坠落时，挂在了根粗大的树枝上，被一位上山砍柴的农户救回。

后来，铁柱找到队长遗体，将他安葬。他在山里搭了个棚子，为队长守墓。多年来，铁柱一直守护着那座山。他在山上植树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树木成林。

转眼已过了很多年。一日，病重的铁柱把孙子小林叫到身边，将平安扣交给他。铁柱说，这是一位抗战英雄的遗物，要好好保管。

几天后，铁柱离开人世。前不久，县文物部门收集抗战文物，小林将平安扣捐了出去。因上面刻着金寿的名字，工作人员查阅县志得知，金寿是抗日战争时期的革命烈士，铁柱是金寿的战友。

人们这才得知，这位守山人，竟是位抗日游击队队员。从那以后，人们望向那座青山时，眼神中便多了一份敬意。

微纪事

微乎，不是零碎是精粹

1939年春，太行山区草木蔓发，巍峨陡峭的山崖云雾轻绕。驻足山间小路，参谋长左权无暇观景，他匆匆掏出纸笔，在一幅草图上勾勒几笔作出标记后，带着军工科长和技术人员继续赶路。

他们要趁敌人发起新攻势前，在太行山腹地找到建设兵工厂的最佳地点。

——

随着日军逐步向太行根据地增设据点，晋东南形势愈发紧张。刚建立不久的八路军总部军工科和修械所正面临巨大威胁——每当敌人发起“扫荡”，修械所的工人们只能收拾家当，背着工具箱跟部队转移。不能再让工人们“背着工厂”打游击了。可战火之下，哪里能确保军工工厂安全隐蔽生产？受朱德、彭德怀两位首长委托，左权踏上艰苦的勘察之路。

回到住所，左权看着土墙上的地图陷入沉思。日寇铁蹄之下，中华山河破碎。他用笔掠过那些被敌人占领的土地，落在榆社、和顺、辽县……可仍未找到合适地点。

地图上那些红蓝相间的符号，左权早已熟稔于胸。在黄浦军校期间，他学习了地形学、实地测绘等军事知识。读懂地图后，战场在他眼里不再是抽象概念，而是具象的山地、平原、道路和桥梁。他想起参加东征军讨伐陈炯明时，他们团负责攻打淡水城。时任排长的他带领士兵冒着弹雨搭起人梯，挥舞刀枪奋勇杀敌。在他眼中，那些绘制在地图上的城池注记顷刻间沾染了血色。后来，他经历了许多战斗。行军每到一处，他都会派人筹集地图、分析敌我态势，亲临前线观察地形、部署兵力火力。

左权常说，地形条件对作战具有很大的决定意义。不论在哪里打仗，他房间的墙上总是挂着一张地图。

当他手中的笔沿黎城县向北，黄崖洞这个地名突然跳出。那里在太行山腹地，四面环山，从地形上看易守难攻。他随即带人到黄崖洞实地勘察。黄崖洞位于海拔1600多米高的崖壁上，是个高25米、宽20米、深40米的天然大石洞，洞前是人称“抬头一线天，低头难伸拳”的瓮齿磨峡谷，进入洞区的唯一通道是一条石阶道。

“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！”左权激动拍手，当即铺开地图，绘制黄崖洞地形。接到报告后，朱德、彭德怀专程到

兵故事

用文学抵达真实

“拿根‘烧火棍’，能用来实战？”列兵李春根看着手里的刺杀训练枪，满脸不以为意。

这是李春根入伍的第3个月，连队正展开刺杀课目训练。看着宣传栏里“刺刀见红”的标语，李春根心里直嘀咕：现代战争靠的是“高精尖”，练这种“冷兵器”有啥用？

“春根，注意力集中！突刺——刺！”班长谭鑫的口令声打断了他的思绪。李春根听令而行，可他懒洋洋提枪、松垮跨上步、软绵绵刺击，把枪尖弄得像根面条。

“停！”谭鑫走上前，把手纠正他的姿势。“握枪要稳，出枪要狠，刺出去的时候要想象敌人就在眼前！”

3天后，连队组织刺杀对抗训练。谭鑫说：“李春根出列，咱俩比比画画。”李春根倒是不怩，心想班长虽然军事素质强，但没他年轻力壮。

两人戴好护具，走进对抗区。

“预备——开始！”李春根先发制人，一个突刺直奔谭鑫脑门。谁知谭鑫轻轻一侧身，握紧训练枪顺势一挑，李春根的枪竟被荡到一边。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谭鑫的枪托已经重重顶在了他的胸口。

“第一局，谭鑫胜！”

听着战友的欢呼声，李春根脸一热，决定改变战术。他压低枪口，意图佯攻下盘，却在谭鑫防守时突然变招，向左侧刺去。可谭鑫像是早料到了他的动作，一个防左刺，枪尖精准地直抵李春根咽喉。

这里视察。看到群山之中竟有这样一

个能打能藏的理想地点，他们当场定下兵工厂厂址。

二

为了建好兵工厂防御体系，左权带人跑遍山头沟壑，一处处进行勘察。时值隆冬，左权一有空就往上山跑，饿了啃几口干粮，渴了喝几口冷水。警卫员见此很是心疼，劝参谋长下山吃口热饭，却被他以耽误时间为由拒绝。山路崎岖，左权鞋子磨坏，便让警卫员找来麻线和针，自己把鞋补了又补。

特务团担负兵工厂守备任务。欧团长不忍心看左权来回奔波，建议道：“参谋长，你多带几个参谋，和我们守备部队一起分片勘察、制图标图，最后你再再来综合，进度会不会快些？”

左权听后笑着摇头道：“参谋长对整个战区设个立体总图，指挥起来会误事！”他在地图上详细设计、绘制防御设施，对暗堡、明堡、投弹所等都一一作出标注，甚至还写上各点火力该如何配置形成火力网，各个射击视线前又应放置哪些障碍物。

那些日子，左权指挥工程建设的同时，还和官兵、工人一起劳动。一次在施工现场，他看到有战士将电话线路铺设在风化石下，当即指出风化石经不起风吹雨打，不出半年这些线路就会暴露。他边说边手把手指导战士重新对线路进行改埋。

1940年冬，有小股敌人来袭。尽管提前加强了防卫力量，兵工厂还是有10余座厂房被烧毁。为了进一步完善防御工事，左权让欧团长把现有的五万分之一的地图再放大些。几天后，他拿着放大到两万五千分之一的地图来到黄崖洞。当他把防御方向、火力部署和火力配置逐一标绘时，发现一些小的工事依旧画不出来。

“把地图再放大到五分之一！”接到参谋长命令，特务团连续作业，重新绘制地图。这一次，暗堡、明堡、交通壕、投弹所、观察所等都被一一标注，守备区的所有建筑和道路也清晰完整地呈现出来。

次年夏天，兵工厂已形成隐蔽与战斗两用的多梯次环形防御体系。守备部队按图施训组织演习，每名官兵都对照地图，牢记工事编号和自己的战斗位置。在他们眼中，这张图纸绘制的是八路军军的“武器生命线”。

一次，有名同志问：“参谋长，黄崖洞防区这么大，若敌人用火炮猛攻，咱们会不会守不住？”

左权自信回复：“我们的工事胸墙有两米厚，而日本山炮弹的侵彻力只有

30厘米。敌人把6发炮弹打在同一个弹着点上，才能穿透1.8米的深度。放心，敌人没有这样的炮手！”

三

1941年11月，5000余日军向八路军腹地扑来，企图合击八路军总部机关，破坏黄崖洞兵工厂。

左权在黄崖洞以东的武军寺小寨岭设立临时指挥所。面对敌人的一次次攻击，八路军官兵凭山地之险和防御工事之牢固顽强抗击，激战8昼夜，以伤亡600余人的代价，毙伤敌军近1000人。

1942年5月，日军集中5万余兵力，开始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全面“扫荡”。这次，敌人采取“铁壁合围，捕捉奇袭”的战法，以大队为单位各自进行局部合击，企图构成合击圈后再聚歼八路军。

一时间，太行山区狼烟四起。针对敌人的作战企图，八路军总部决定跳出敌人合击圈向东转移，必要时可转入“敌后之敌后”的冀西一带。

左权更忙碌了。他常端着煤油灯，盯着地图复盘战况，修正对敌情的判断。

5月25日，左权所在队伍在转移中被敌机发现。敌人很快包抄过来，随之而来的是轰然响起的枪炮声。

队伍被打散了。左权一边指挥警卫连掩护，一边催促组织机关人员突围。警卫连连长拉着他的手，恳求他赶紧离开，可左权誓要与战士同进退。他收拢队伍，高声喊道：“不要怕，快冲！翻过山梁就安全了！”等大家奋力冲到十字岭西北的山垭口，几发炮弹呼啸而来。一阵地动山摇后，左权头部中弹，倒在山路旁。牺牲时，他的手仍抚在腰间他最爱的左轮手枪上。

“参谋长！”一时间，战士们的哭喊声在山间久久回荡。

四

左权在华北敌后坚持抗战近5年，一天也没有离开抗日前线，实践了自己“与华北人民共甘苦、共生死”的誓言。

为了纪念他，在八路军总部长驻的辽县，万余民众签名请愿，请求以左权的名字命名辽县。1942年8月，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发出通令：……左权将军对抗战事业及根据地建立有特殊功劳，今为表彰先烈并激励抗日群众，特决定改辽县为左权县……

从此，左权的名字成为他无比珍视并用心绘制过的中国地图上的特殊标记，永远地融入到他热血守卫的壮美河山。

我喜欢说故事

时光留声机

黄昏薄雾中，江面在炸弹的爆裂声中，飞溅起层层海浪。

经过长时间的战斗，红军部队完成阻击任务后迅速转移，大部分官兵已争分夺秒通过浮桥到达彼岸。敌人分别从江两岸向红军出击，又从几面围拢到江边，企图强占渡口，截断过江红军。炮火越来越密集地落在渡口浮桥左右，江面被炮弹掀起冲天的浪柱，浮桥随时都可能被掀翻。

郭志清所在侦察连由前锋变成后卫，死死扼守住渡口，阻击蜂拥而上的敌人。当江边撤退的红军只剩下侦察连时，连长命令全连战士冲过浮桥，追赶大部队。在炮声和火光中，指导员率领战士们向对岸冲去。

连长带着郭志清所在的最后一个班的战士们，坚守在河畔阻击敌人，成为后卫部队中的后卫。他们拦截住敌军，自己也可能被江水隔断。

“撤退——”连长下达命令。战士们迅速撤下山冈，疾步跑上浮桥。

速度就是生命。“嗵嗵嗵——”松散的浮桥桥板撞击着，在战士脚下发出战鼓般急促的鸣响。

“吡吡吡——轰轰——”突然，一阵剧烈的爆炸声在他们身后响起——炮弹击中了浮桥。巨大的冲击力让整座浮桥跳跃起来，桥板四散飞溅。

郭志清像一块木板被抛向空中，又重重落入江底。好在他从小在家牧鸭，水性很好。

郭志清从江底钻出，定神后四下张望。只见散落的桥板交错漂浮在江面上，还有落水的战友，发出此起彼伏的喊声。



“救命——”
“抓住这块木板——”郭志清将身边一块桥板推给一名战士。“不要慌，慢慢向岸边划。”

“我的背包不见了——”战友廖平生焦急地喊。郭志清知道他背包里装着父母的信物和他的日记本。
“救人要紧！”郭志清吼一句：“我们这一班人必须安全渡过河。”

江面上，断裂的木板如同救命的方舟。落水战士们手脚并用，抓住附近的木板奋力往前游。

此刻，天色已经暗下来，先期抵达河岸的敌人打着手电筒，擎着火把，在灌木丛生的江畔及河滩上仔细搜索。

炮火逐渐减弱。

起风了，强劲的风风呜呜作响，把江水搅动得波涛汹涌，寒气逼人。

“连长呢？”郭志清焦急发问。
连长虽然长得高大，可水性并不好。上浮桥时，他不容分说地从郭志清手里抢过机枪，扛上自己肩头，让郭志清先走。

“连长——”江面一片静寂，没人回答，只有风声、流水声和零星枪声。

“咳咳咳——”突然，远处传过来一阵咳嗽声。

是连长！他的肺部先前受过伤，此时又呛了水。只见他顺着激流刚漂渡到下游河心，突然一个浪头打去，又被水流卷走。连长在浪涛中起伏着，仍紧紧抱着机枪。

“连长——”郭志清立即扎入水里。他身子瘦小，灵活轻巧，准确潜到连长的位置。浮出水面后，他却看不见连长，只几米外有个浪花。

郭志清凭感觉又一个猛子扎下去，撞上一个硬邦邦的东西——是那挺机枪。郭志清用力一拽，把机枪和连长从水里拽出。他捞几块浮桥木板拼在一起，载浮着连长和机枪，奋力划水。

“抓紧了，别松手！”郭志清叮嘱。
“保护好机枪！”江水不断拍打在连长身上，几乎让他喘不过气来。但他咬牙抓牢木板，配合着郭志清划动江水。当二人气喘吁吁登上岸时，全班战士也相继抵达。

这时，对岸弯弯曲曲的江畔，亮起一片熊熊燃烧的火把——在付出巨大代价之后，敌人终于占领了对岸渡口。枪弹像雨点般飞溅在空无一人的江面上，似乎仍在进行着一场激战。

“有山必有路，有水必有渡。”连长拧干衣裤，朝对岸挥一挥手，笑着说：“谢谢欢送。”